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麗傳漢每枝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賈季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吹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牙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牙章牙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其備聞遣使
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
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
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比
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
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
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譖聞彥章
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鄭州梁人
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
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聞
所欲言翔曰事急矣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嘗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
矣後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蒲炭乘流而
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公河以趨德勝
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
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
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
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
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
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
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既
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劉楊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不通彦章素剛憤
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為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
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
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嚴等遣彦章書而上已書末帝
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彦章軍士皆
失色及楊劉之敗也疑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嚴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疑為招討使彦章
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
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抵有保變金五百騎比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東路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云餘騎死戰唐將

曹會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
竟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
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
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
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女非貌佷烈
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章太
師與彦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

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招卒其子繼韜以澤
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
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
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
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息各交聞
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文不蜀仁瞻者焉仁瞻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徐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爲擔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

監門衛將軍苗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爲
不可彥貞不聽仁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泚河中流擊其城又東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泚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泚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
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

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
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
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柝
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
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瞻
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
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
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
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
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
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檢校

大將軍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
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
贍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祭而復其軍曰
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貪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彭音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隨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又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
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節
為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事傳第二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大燾高毅傳汝舟校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怙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上哉其有自哉作死事傳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事傳第二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大燾高毅傳汝舟校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怙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上哉其有自哉作死事傳

立傳者五人
論李德張彥卿
本州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
李宰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特
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
使湯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
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質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
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
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
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
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
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
衛州東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
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
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
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
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
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公吾窮
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
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十出降已釋甲晉兵
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魚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
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魚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
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

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魚哥每與二將鬪輒不能
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哥力
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
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
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
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之留明宗遣中使
往諭之魚哥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魚哥為招討副使無
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哥閉城拒之旬
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哥自刎死年四十九

魯哥食盡力窮而歿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

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呂書招
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
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
奴掃馬糞得一疔感感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
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
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
錄其三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
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以為飛勝指揮使晉相距千里遣思同築壘揚劉以功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
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

功明宗時呂乂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守餘柵以禦之居五年
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書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
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重璋思
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
勝而去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
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路王從珂反鳳翔駉檄四鄰言
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蕃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謂
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路王書
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

曹赫詔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
張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
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聲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
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
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路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
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
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

祖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敏走異故子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為廳直軍使明示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

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

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

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遮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

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

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

都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

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

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

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

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

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

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轡人馬皆不甲冑

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

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

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

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塞南長

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罔阜

四面日以毛索掛鈴為警縱大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節
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其不誅
光遠而諷其殺已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
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求則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進宗戶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

常

沈斌字安特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安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魏州刺
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祈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六虜之
可大所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到門斌兵多死城中無
諸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父子謀計陷于腥膻必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
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
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事

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固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繫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耳遷虎捷都指揮使子晉州留良攻晉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咸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良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殲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後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
宋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奔其妻子亡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
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瓶王孟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母食不設几案使衆
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

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

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

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

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感壽春

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

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

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

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虜壽周丘所得揚泰諸

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

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譚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未陵一抔土也未陵者鼻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燾九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韓通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書

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王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又字殘缺不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

事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義重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
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
營爰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
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穀位次福贊下利
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
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入福四年三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
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
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交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
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明閏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
登州義門王仲服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
樹烏頭正門闊閱一文二尺烏頭二柱端肩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
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
綽砌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
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後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二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
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二年梁王欲以驛使張延範為太常
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延範乃梁
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
今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入市宰相柳
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指右
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宗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
溥吏部尚書陸象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
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
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

毛本押下有金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書錄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賂車道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衣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搶猾趨利背國之徒也不然安能家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
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
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
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
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
蔚居家亦孝弟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卒

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持宰相之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
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持謹厚不幸遭唐之亂
拜相之日與家人相誓泣下頓謂其子疑三日吾不能脫

特

疾

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後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疑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太常管經度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後并得古泉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二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逃之初服孝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 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

政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

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

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

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

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

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特

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王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

彥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

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僕射以太

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書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二而陛下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別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言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唐為禮部尚書是時人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懼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揚行密大敗于岷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褒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延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延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延範延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

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因
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
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不
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
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
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
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
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
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
時梁未滅晉諸將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欲將
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解聽事即拜

循拜殿及入謁舞殿

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自

獻書曰筆二十管晉王

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

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循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

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夏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

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

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

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薛

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百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

謂曉曰松康死子紹自泉陝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

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

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

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珪立遷

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
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其可謂不仁
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京
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或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夫
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
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取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
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君子
學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
不能遍及也至於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
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
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
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
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
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
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
然誰與之圖治安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君子存，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苑叢書卷之四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
 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
 其三出於正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
 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
 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魁武之士性性養以為兒號義兒軍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
 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存義兒傳存李存審存李存勗存李存勖存李存勣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
 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其真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



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素養以為子初名
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
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嘗從用兵為
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
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
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
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二
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愛攻梁潞州君愛為梁所
敗太祖酖殺君愛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
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
自來築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
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

與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
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
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盧鳳
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
友寧氏叔宗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之晉
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
邠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
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
書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
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
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
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

遣李由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
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
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其卒有因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
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遂臨僕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
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
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
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
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
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得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陝
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
無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皇都
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

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
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
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腹中
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傳長而
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
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彖申蒙
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
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
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
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
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
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庫實不

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
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
梁園以夾城彌年軍用之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
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
韜初無惡意爲數人所快耳楊夫人亦以賂謂劉皇后獨
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
韜從備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
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
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世斬于天津橋
其二子嘗爲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
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
繼遠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傳還京師繼傳表取繼韜姪

孫龍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
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線麻引數百
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傳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
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刎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
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
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
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賈
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其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
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
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
使從破王行瑜遷成德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

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魏威信可汗天祐十二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澧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無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他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並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田畝交悲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華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子澤州遣存孝與
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擊河陽梁亦遣丁會
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
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
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
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謹攻李罕之子澤州
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
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
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
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闔梁曉將鄧
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謹敗走追擊至馬牢關
遂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

自衛襖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
間伺揆軍過橫擊斫之擒揆以歸初梁遣首從周朱崇節
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奔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
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
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
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裏弓坐稍
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
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
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
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
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趙王求救於幽州李

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請
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
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
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
閉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搥擊以圍之存孝出兵衝
擊斬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
爾王俟擊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擊何為存孝以
為然縱兵成擊擊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塞城中食
盡答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
乃存信構陷之耳顏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失
又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
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

機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
猶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相事
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
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
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醜殺君立君立初為雲
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
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
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蕭瑄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
戰栢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心二州刺史莊宗初
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
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

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必不克而史建唐闢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昭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宋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

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蕞

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邠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用舩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食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是城柵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宋友諒于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諒是時友諒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
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
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
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
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數日
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此
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
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二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洙舟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以契丹與
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貴恨也與爾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
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山未及見賊而
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宋友諒于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諒是時友諒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
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
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
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
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數日
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此
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
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二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洙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以契丹與
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貴恨也與爾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
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山未及見賊而
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數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易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鹽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表

自著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内曰山人來省父劉氏大怒答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辭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暫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遂為恩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

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

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賈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攘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

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上妻女因而逃逸者
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
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譏言遣繼岌賊殺
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
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
仇乃囚而殺之宋友謙以梁河中降言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
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十
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
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悅
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之

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
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
殺友謙子廷徽為曹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
事夜半馳出城業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
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去急召彥瓊計事鄴
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
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
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岳豆晚邪
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
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
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
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

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
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
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
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
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整爾之背食肉而飲酒無
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
盡院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
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
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
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
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
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
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
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墮于
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
入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
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